

人总有自己的名字。开始父母给我起的名字，不过是街头巷尾随口叫叫而已，然在报名读民办小学那时，顺口报出爹妈起的小名。一夜之间，随即刻制的橡皮图章敲定了我的大名。从此，“阿忠”这个很“土”的名字就一直跟随我到现在。

等到开蒙懂事好，发现别人的名字都很好，不仅字面漂亮，而且含义深刻，耐人寻味，意韵隽长。就说周围的一些同学，随口说几个名字就可以让你觉得他们太有水平了。你看“胜望”“胜龙”“赛博”“定坤”等等，不用我解释，光看字面就很有意思了。

再报几个出了大名的画家：吴冠中，取冠于中华之意，有这个名字，不出大名才怪呢？刘海粟，说自己“沧海一粟”，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“低调中的腔调”吗？他说“一粟”分明就是说自己“沧海”；还有“李可染”，他是齐白石的学生，你说，在白石上“可染”五彩墨色，含义昭然若揭。想想自己的名字，实在是太过意不去，爹妈为什么给我取这样的名字呢？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古人对起名字是很讲究的，这个里面有学问，有道、义、仁，有文化。老实说，我那种光从字面解释名字含义的想法，真的太肤浅了。

古人一般有好几个名字，比方说有名，有字，还有别号等等；如苏轼姓苏，名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；如欧阳修，姓欧阳名修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。起名时还要根据生辰八字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等来定；还有家族的辈份排行，比如孔子家族的家谱“……昭、宪、庆、繁、祥……”是跨度最长，记录最全的族谱。因为万世圣人一家，辈分排列要有皇帝的奏准，至于一般的家族、家谱，没那么严肃、严密，但名字也由家谱排定。如果再拓展开去，还有和风水、

生肖，名字的笔画相关，起名字的学问大着呢！曾经有人说我的名字太土、太俗，想帮我改得高雅一点。设计了两个方案：一是另砌炉灶，重新开张；一是沿用“阿忠”，

## 名字

黄阿忠

找两个雅致的谐音套上。而后放弃第一方案，是因为阿忠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晓，若改之，势必重新开始认知；又因“阿忠”此名，实在找不到雅儒或豪放的相谐字而作罢。

不过，我想也不要吧名字弄得太复杂，名字也不过是符号吗？不过是排序，不过是一个称呼，一个叫法。或叫张老大，或称李小二，有时可能简单一点更好。

现在的书画界时兴附庸风雅的名字，好比柳宗元因为被贬柳州而叫柳州，家在河东叫柳河东；苏轼因为有朋友送了一块位于东坡的地给他，故而把自己称为苏东坡。松江华亭董其昌，陈继儒等创立了“华亭画派”，亦是一个名字。追溯晋有陆机、陆云兄弟，或有陆云曾自报家门：“云从龙，白云间来。”华亭松江因此又有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云间”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因为历史，因为文化，因为名士，松江大画家程十发把自己称为“云间十发”，常把此签署在自己的画上。然而现在的

人附庸风雅，在松江的，华亭的，或者其周边的读书人，文人墨客、书画家都把自己称为“云间XX”，以至于“云间”之名泛滥；或许有人家居河东，或地处东坡而把自己叫“X河东”“X东坡”的，此称谓当然亦可使用，但是既有“柳河东”“苏东坡”，又何必再有什么河东，那个东坡。

其实名字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你的修为，你对于这个时代、社会所作的贡献。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肆虐，全国各地纷纷支援武汉；在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，在高级别专家组、医疗队，在工地、超市，在街道、社区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当然都有自己的名字，然这个时候，只有一个名字——战士。

随着现代化的加速，许多城市出现了所谓的标志性建筑，并引以为城市的骄傲。但是，城市就像一株马铃薯般的植物，叶再翠，花再艳，都不是她的精华。她的精华在根部。所以我说，老街是城市的根。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者，寻找城市的老街是一种有素养的表现。

来胡志明市的第一天，夫人就在网上搜索到范五老街。因为有自觉隔离的意识，直到两周后，我俩才打车前往。离住地有25分钟的车程，好比上海古北新区到老城隍庙的距离。

范五老街是个街区。在初访者的眼里，最老的是建筑。街挺窄，仅小轿车

五月又到了。我怀念恩师周予同先生，他是五四运动健将，正是他带头火烧赵家楼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他是我大夏大学的恩师，在课堂上他盛赞毛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而批判蒋介石的一部作品。

正是周先生带领我走上文学之路。他是开明书店的负责人之一，让开明书店收购我第一部翻译小说《罐头厂街》，并介绍我去见巴金同志。

周先生对孔子学说有研究，后来就因他研究孔子学说而遭迫害，可是孔子学说还是要继续研究的。我怀念周老师，我敬爱周老师，我感谢周老师对我的栽培。

## 怀念恩师周予同先生

任溶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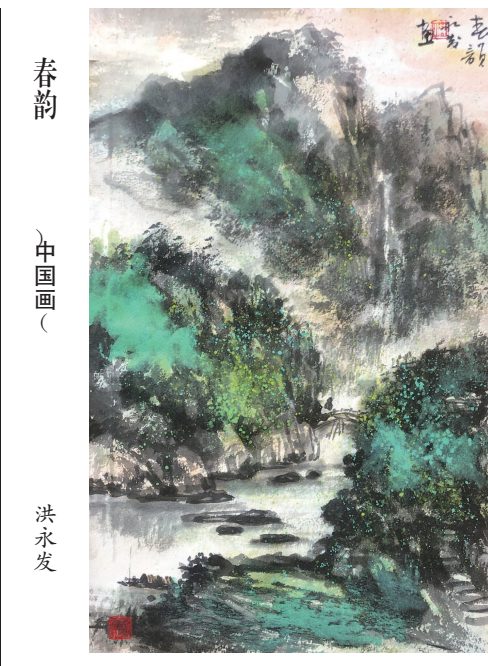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又到了。我怀念恩师周予同先生，他是五四运动健将，正是他带头火烧赵家楼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他是我大夏大学的恩师，在课堂上他盛赞毛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而批判蒋介石的一部作品。

编者按：美好早晨从一杯咖啡开始，下午的咖啡时光折射城市繁华。手冲研磨的各式讲究，寻找特色咖啡馆的欣喜兴奋……一个咖啡客，满是幸福人。

现在各种饮品充斥市场，大街小巷星罗棋布或大或小的饮品加盟店，大多门庭若市，得到后浪们的追捧，有的因此成为网红饮品和网红店。不少新款饮品加糖和芝士，口感偏甜和腻，一向清淡轻口味的我是很少去问津的。

市多姿多彩的身影。走累了或走渴了，就需要找一家咖啡店，咖啡店里也有好风景。所以我外出的目的是多元复合的，且互为因果。至于走多少步是无所谓的，从来不想在微信运动的排行榜上荣登榜首。

既然外出散步常常去喝咖啡，所以我去过不少咖啡店，大多是在家附近脚力可抵达的范围。如武康路、兴国路、东淞路、东平路、衡山路和淮海中路沿线等处。这些地方开了一些国际品牌的咖啡店，质量是有保证的，还不时有一些咖啡店雨后春笋地长出来。究竟去哪家喝，多半是随机来的。走过路过，看到有情调，有镜头感的，便去落座。有时则是专程的，慕名而去，或作为回头客再去。例如皮特咖啡刚刚在东淞路开张时，我正好路过，只见店堂外人头攒动，听说要排队多时才能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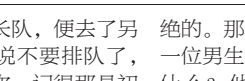
可交汇的宽度。街两旁，沿街的茶室都打开着，二楼是风格迥异的花格木窗，有开有关，顺街延伸，像是给整条街镶了二条花边。花边上方，各门

## 老街

傅震

户都有宝盖头式的屋檐相拱出不同的屋顶装饰。刚过中午，很安静，慢慢逛。每间敞开的客室把老建筑的气息聚集起来，形成召唤力，让你抬脚迈人。进到里面，定一定神，环顾四周，很自然的，你会觉得和这老建筑相匹配的人文生态已不存在了。建筑是老的，而客室里的生态却是现代的餐饮百态。酒吧一条街，餐饮一条街，随便怎么叫，总是和老街的精神内涵拉开了距离。想想上海的新天地、田子坊等有形无魂的文化生态，想必是现代化的代价吧。这次范五老街逛得不剥根。最好要找一条没有改造过的老街，旧街。

来的全不费功夫。前



绝的。那天我离开时问了其中一位男生：你今年的小目标是什么？他回答说一个亿。自然，这都是玩笑。像这种在咖啡店与年轻人偶遇后的交流，甚至互拍扫微信，经常会碰面。多半是因为后浪们好奇，惊讶前浪怎么也会来喝咖啡玩情调啊。只有当他们成为前浪时，才能理解这很寻常，谁不是从后浪过来的呀？

前几年好多咖啡店只有有机冲咖啡，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咖啡豆即磨后冲泡的，味道都差不多。后来渐渐有了手冲咖啡，我便只喝手冲了。咖啡师会把你的那款咖啡豆给你看过闻过，称出规定的克数即磨，然后在吧台上当场冲泡给你看，再把盛了咖啡的杯子用托盘放到你的座桌上。考究一点的会在一个玻璃容器里放上冰块，再放一张注明此款咖啡产地和口感的名片。至于糖和奶是不给的，因

王纪人

不小。靠墙陈列了一架古董咖啡机，标价不菲。我坐下不久，又来了三位同桌。一位是80后女生，两位男生是言听计从的助手，边喝边商量美食项目上的事。很快就与我交流起来，并且白刚才在吧台上用相机偷拍了我一张，我却浑然不觉。其实我在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也会拍人，但不用专业相机，一般都用手机。如果近在咫尺，想拍一张黑底肖像照片，会先知会一下，很少有拒

几天，女儿带我们去寻找卖越南沉香的店家，坐出租车找了两个都不对。真有点泄气，漫无目的地闲逛。一转弯，来到一条老街，哈哈，标准的旧街。什么都有。服装、小吃、菜摊、果摊、网吧、酒吧、古董、画廊、音像、照相、修车、修甲、五金、杂货，应有尽有。这下扎劲了。我们三人不用商量，进老街。

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穿皮鞋的人，更不谈西装领带了。脏乱差完全忽略不计。热闹啊！叫卖声、喧笑声，音响声，敲打声此起彼伏，而摩托轰鸣声是永恒的低音炮。畅步期间，受其感染，三人扯下口罩，提高嗓门，挨着门户看。

越南这地方，给人一种小一亮的感觉。除了开头提到的减肥型建筑，其他什么都小。中国的月饼里放一只大大的咸蛋黄，而越南的肉包里包只小鹌鹑蛋。这萝卜小、大蒜小、油条小、粽子一把能抓十个，剥掉层层粽衣，露出一段半个拇指大的小香肠，上面嵌着一个迷你小辣椒。

这里里人也长得小，看不到上海人讲的“肚扑厮”。男的一米七十左右，女的更娇小点。从他们的眼光和微笑里可以看出他

## 七绝四首·乡吟草 (再续)

陈允吉

### 塘西吕氏

长巷桐晚月清，好风捎带读书声。  
故知项举塘西吕，言尔栽培卓有成。

塘西在厚桥西北三华里处，该村西边一半称新塘西，居民皆属吕姓。塘西吕氏重视子弟教育培养，上一世纪从新塘西走出的优秀人才，就有厚桥地区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开拓者吕式桥，气象学家吕炯和吕东明，唐山铁道学院教授吕天祥及水利学家吕顶平等，一时人物之盛足为乡土争光。

### 浆磨双推

浆磨双推舞亦歌，耄龄翻赏意如何？  
滩簧自有延伸力，非伴年华没逝波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《双推磨》作为一出改编成功的锡剧，曾在苏南地区热演、热播长达数十年之久，其唱词与曲调又时常充盈于人们的耳际。厚桥南面的打油四房，有位年轻丧偶的女子，因与同村一男青年合演《双推磨》而终成眷属。滩簧：锡剧旧称滩簧，或称常锡文戏。

### 猛将驱蝗

村坊扫洒熬炉香，袍帽威仪晃烛光。  
九月田家筹稻谷，迎来猛将主驱蝗。

旧时祭祀猛将的风俗盛行于太湖周边地区，猛将则被奉为驱蝗之神。厚桥庙内原有猛将塑像一躯，纱帽锦袍，腰围玉带，面白无须，形相俊朗。每年农历九月稻谷垂将收成，一些较大的村落如中行里、杜庄上、曹慕塘等，都要迎请猛将至村头祭供，祈以驱蝗保护庄稼。

### 北邻纪事

安镇通衢北作邻，向闻高子话前尘。  
尽教求取上城者，洵若家乡熟遇人。

安镇北距厚桥七华里，其南境与厚桥乡毗邻接壤，两乡百姓生活环境既无二致，其众趋性格亦当一如。一九八八年冬，著名作家高晓声访日过沪，复旦校领导林克同志设饌招待，命余陪坐谈叙。晓声听余道及老家厚桥，便说：“厚桥我很熟。六七十年代我长期下放在安镇，非但晓得安镇向南是厚桥，又知道在安镇的西南角上有个安龙山乡。”此前余读晓声《周华英求职》《陈英生上城》等小说，颇惊讶作品中人殊易引起余之亲近感，仿佛是在家乡什么地方曾经碰到过似的。得闻晓声以上一席话，甫能了解余之所以产生此种感受的关键所在，他在安镇那段漫长的下放经历，果真赋予其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，让他对此间群众达成了较透彻的认知。《求职》《上城》等作品能把这一带的普通人写得如此鲜活，除了作者秉持塑造人物高超的笔力外，还必须归因于他对当地农民观察的深入细致。

们是非常淳朴的人。店里的女营业员认准我们是中国人，一边递货给我，一边说声“谢谢”。她的发音有点前舌音，偏向了“细细”的发音。我赶紧回谢，她笑得更欢了。这儿的姑娘透着一种柔美。

她们喜欢扎起长长的马尾。坐上摩托，微微前倾，双臂柔柔地抱着驾车的丈夫或男友，轰鸣声起，头盔下的长发随风飘荡，自有一番意境。



累了，找间凉茶铺坐下。矮矮的方桌，矮矮的靠椅，伸直双腿，敲敲，吸一口这里的金橘冰霜，看街景。外亮里暗，如同放电影。一幕幕，老建筑和与之相匹配的人文生态如胶似漆，这才是老街的勃勃生机，这里才是城市的根。

茶与咖啡虽中外有别，口感殊异，其功效却殊途同归，均让饮者提神醒脑。茶的嘌呤碱和咖啡的咖啡因生物碱，都是中枢神经的兴奋剂。但根据我的经验推断，茶较温和，属于佛系，咖啡则较猛烈，偏于魔系。咖啡一词源于希腊语，意思就是“力量与热情”。

因为疫情，我已经有四个多月没有外出喝咖啡了。为了力量与热情的回归，让我们去喝一杯吧。约吗？在咖啡苦香味的漩涡里描绘一个又一个梦想。

## 十日谈

咖啡时光 责编：杨晓晖